

【徽学研究】

朱熹与严州理学的发展

周晓光,方宁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关键词:朱熹;理学;严州

摘要:浙江的严州在地缘上与徽州相近,在血缘上与徽州相连,在风俗习惯上与徽州相似,是朱熹理学衍流深远的重要地区之一。严州地域上的优势、朱熹的人格魅力和深厚学识、学术传播方式的多样化,这是严州朱熹理学盛行的主要原因。朱熹及其学说对严州理学发展的贡献,一是促成了严州地区理学学者群体的涌现,二是推动了严州“习理”之风的形成,三是影响了严州当地的礼仪制度与风俗习惯。

中图分类号: B244.9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2)04-0494-06

Zhu Xi and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ism in Yanzhou

ZHOU Xiao-guang, FANG Ni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ology,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Key words: Zhu Xi; Neo-Confucianism; Yanzhou

Abstract: Yanzhou, Zhejiang Province, which is geographically close and blood-related to Huizhou, has similar customs to Huizhou, and is an important area greatly influenced by Zhu Xi's Neo-Confucianism. The major reasons for the prevalence of Zhu Xi's Neo-Confucianism in Yanzhou include the geographical advantage of Yanzhou, Zhu Xi's personal charm and erudition, as well as diverse ways of academic dissemination. Zhu Xi's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ism in Yanzhou are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promoting the emergence of a group of scholars of Neo-Confucianism in Yanzhou; facilitat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social atmosphere of studying Neo-Confucianism; influencing the rituals and customs in Yanzhou.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徽州(旧称新安,治今安徽黄山市)婺源人。其父朱松曾为福建延平尤溪县尉,寓居在尤溪城外毓秀峰之郑氏草堂。朱熹生于闽,并长期在此生活,所以他的学说常被称为“闽学”。但据相关史料记载,朱熹实为徽州婺源朱氏九世孙,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新安理学的开山宗师。^①其理学思想传播极广,影响深远。朱熹虽长年生活在福建,但他的踪迹却遍历当时两浙东西路、江南东西路、荆湖南北路、广南东西路等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大致在今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

北、广东、广西等地)。他曾于乾道、淳熙年间至严州的丽泽书院和遂安的瀛山书院讲学,在瀛山书院论道讲学时,还写下了著名的《题方塘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1]卷10}严州曾一度被称为“理学名邦”,而该地理学的发展,朱熹之功莫大焉。

一、朱子之学在严州的流布

作为朱熹祖籍地的徽州,与严州毗邻。两地

收稿日期:2012-05-2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1&ZD094)

作者简介:周晓光(1964-),男,江苏昆山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大学特聘教授;方宁(1977-),男,江西武宁人,博士研究生。

引用格式:周晓光,方宁.朱熹与严州理学的发展[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4):494-499.

① 新安理学是朱子学流派之一,主要由徽州籍理学家组成,奉朱熹为开山宗师。该派形成于南宋、发展于元代、鼎盛于明初、衰落于清中叶,在其600多年的演变历程中,始终有一以贯之的学术宗旨、一脉相传的理学家群和鲜明的学派宗旨,并对中国传统社会后期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发展演变,以及明清时期的徽州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地缘上相近,血缘上相连,朱熹在严州一直被认同为“乡人”。他的学术思想、精神乃至品格,在此具有很大影响力,其理学思想在该地扩散,成为当地学子乐于探讨与研习的学问;朱熹曾与吕祖谦讲学于严州的丽泽书院,还曾于遂安的瀛山书院与詹仪之论道和讲学,在当地形成了浓厚的朱学氛围,引领了当地的学术思潮,并影响其学术思想的发展;严州的知名理学家詹仪之、方逢辰、赵彦肃、喻仲可都是朱熹的及门或再传弟子,在他们的传承与传播之下,朱学在该地区渐趋隆盛,以致于元、明、清三代严州地区的理学都深受其影响。明代王阳明心学曾风靡一时,至清代朴学又渐成主流,但严州地区很多学者仍祖述朱子之学,对程朱理学思想表现出了一种坚守不渝的执着。

严州的淳安县“本汉丹阳郡歙之东乡新定里”^{[2]卷1}。这里与新安地缘相近,血缘相连,风俗习惯与人文精神十分相似。朱熹在此被认同为“乡人”,深受当地士民的敬重。人们建祠堂、书院纪念朱熹,又通过书院讲学传播其学说。在淳安,书院讲学成为朱熹理学思想传播的一种重要形式。如淳安有石峡书院,是朱子学者方逢辰的讲学之所。方逢辰在此“抱周程之学以私淑其徒”^{[3]卷2},阐扬朱熹学说。其后逢辰之弟逢振继之,讲道于石峡书院,也是朱学的得力宣传者。淳安县还有紫阳书院,“仿朱子白鹿洞规立之仪节,仿分年读书法予之课程”^{[3]卷13},书院的教学内容、方法与规程完全以朱熹的思想为准的。这些书院的建立,一方面是为了纪念朱熹,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宣传朱熹的学术思想。由于淳安人对朱熹的尊崇,通过建祠堂来祭祀他,建书院来宣传他的学说,使得朱子之学成为淳安境内的显学,学者“莫不惟朱子为宗师”^{[1]卷10}。朱熹学说在淳安地区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授受途径,主要是通过家学、师学的传承。如淳安著名儒士方镡为朱熹的再传弟子,方镡二子逢辰、逢振又将其父学说发扬光大。《宋元学案》将方镡列为《晦庵学案》之晦庵续传。光绪《淳安县志》载:“方镡,字伯冶。两魁郡试,后弃举子业,尽心圣贤之学。每曰:‘人与天地相立者,文艺云乎哉!’其训诸子务先穷理尽性,至应事接物则以持敬实践为功。二子逢辰、逢振前后及第。乃曰:‘此吾昔以为不足为者,尔曹勿谓足也。’历官奉直大夫、两淮制置司参谋官。”^{[3]卷10}可见,

方镡轻视举业,不喜文章之学,而专意于圣贤之学。而他的“务先穷理尽性,应事接物以持敬实践为功”的思想则是得朱学之真谛。在他的训诲教导下,他的两个儿子逢辰、逢振也是孜孜不疲地为宣扬朱子学说而尽心竭力。方逢辰的学说“会极周程朱子之学,以格物为穷理之本,笃行为修己之要”^{[3]卷10}。他与其弟逢振在石峡书院聚徒讲学,“以程朱之学私淑其徒”,传播朱熹学说。逢辰之后又有其孙方一夔,继承家学,“尝主石峡讲席”^{[4]卷82}。此外,桐庐人魏新之“受业方蛟峰(方逢辰)”^{[4]卷82},传承师说;淳安人汪斗建“从蛟峰讲道石峡书院”^{[4]卷82},传播朱氏之学。还有淳安人邵桂士也是师承方逢辰,为逢辰的弟子。正是在方氏父子及其弟子的传播宣扬下,朱子学说得以在淳安流传,在淳安形成了朱门一派,而朱子学说也成为淳安地区最盛行的学术思想之一。朱熹理学在淳安的流传与发展,使得淳安许多学者都着力精研朱学,探寻理学之奥赜。如何日章“家教悉宗程朱”,童孝锡“积学力行,精研易理,所著《易义》能阐程朱之蕴”,方燦如“潜心于濂洛关闽之学”^{[3]卷10}。由此可见,以朱熹为开山宗师的新安理学在严州淳安县的传播,主要是朱熹在此地有信奉其学说的忠实弟子,弟子又通过家学、师承等,不断发扬朱子之学,对淳安学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遂安原为歙县南乡安定里,“据两浙之上游,依万山为险”,“地限僻邑,路出通衢,为两浙之咽喉,系三安之要害”^{[5]卷1},地理位置重要。它“介徽衢睦婺间,阻岭带溪”,“人文鼎盛,为浙中望邑,至今袭美无替”^{[1]卷10},文风浓厚,理学兴盛。这里的理学同样深受朱熹的影响。遂安著名的理学家詹仪之,为朱熹弟子,学术思想秉承朱熹。两人往来密切,经常通过书信论辩学术和政事,介乎亦师亦友之间。詹仪之在淳熙十六年(1189年)去世后,朱熹曾撰《祭詹侍郎文》以悼念他。在交往中,朱熹与詹仪之相互探讨、辩论学问,观点虽有同有异,而倾向基本一致。在朱熹的提携与影响下,詹仪之的理学思想日益成熟,并通过书院讲学、家学相承、师徒相传等方式,在遂安乃至整个严州地区传播开来。

朱熹能够对遂安地区的学术思想产生巨大影响,契机是他曾与詹仪之在遂安瀛山书院的讲论道学。据县志记载:“瀛山书院在县西北四十里。宋熙宁间邑人詹安闢建于山之冈,凿方塘于麓,

其孙仪之与朱晦庵往来论学于此。岁久圯。明隆庆三年(1569年),知县周恪访先贤遗迹,建书院二十四楹。龙溪王畿记:后为祠,祀晦庵、仪之二先生;绪山钱德洪记:祠后建大观亭,复方塘旧址,构一鉴亭。五年(1571年),知县吴搢谦诣其堂,作《方塘解》。邑人方应时、方世义,邑民方□□等共捐田四十余亩以供祭祀,并周令祀于祠,额曰“三先生祠”,春秋以二仲月次丁日祭。”^{[1]卷5}朱熹与詹仪之在瀛山书院中论学,当地众多儒学之士前往聆听。通过书院讲学的方式,遂安的许多学者接受朱熹学说的洗礼,朱子之学由此流传开来,也使得瀛山书院成为遂安乃至整个严州地区的理学研习中心。

朱熹与詹仪之在瀛山书院讲论的理学思想,是遂安地区学术文化发展的一条精神纽带,它维系和牵连着当地理学的发展。朱子之学通过瀛山书院的传播,在遂安一地产生深远影响,后代的许多学者都奉朱学为正宗。至明时,遂安著名理学名儒方应时“锐志潜修,一宗紫阳之学。故在诸生,即力请邑侯复瀛山书院,建格致堂以祠文公;举孝廉,则延钱塘王先生汝止登格致堂,讲学不辍”,他不仅精心维护着瀛山书院这块传承朱熹学说的“圣地”,又极力宣扬着朱子的思想。后方应时出为长泰县令,“(长泰)故朱子所治邑也,旧有祠祀。会时宰议废宇内书院,是祠亦属毁中”,方氏尽力斡旋,“乃请当道特留,修祀不缺”^{[1]卷7}。可以说他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研习、传播朱熹学说。学有渊源的鲍崇良,“字遂甫,号杨峰,天资颖异,至性过人,弱冠饬郡庠,经史淹贯”。曾“携吴叔举读书兴谷寺,与罗洪先、湛若水往复辨晰,得考亭宗派”^{[1]卷7}。他的学说也可以说是渊源于朱熹的。到了清代,朴学日益兴盛,理学渐趋衰落,但在遂安地区理学仍然很昌盛,拥有一个研习理学的群体,而其中大多又以朱熹理学为宗。如郑禹畴“淡于仕进,潜心理学”。“先是,其父朝汉因王龙溪提倡‘良知’,贻误来秀,筑伊山精舍,祖称程朱”。郑禹畴恪守廷训,以程朱为宗,甚至“年逾九十,仍讲明考亭宗旨”。其子郑士瑛“侍养之,暇注《孝经》性理,以广庭训”。另一子郑士瑜也是“恪宗紫阳正派”。朱熹理学就是通过这种家学相承在遂安流传下来的。遂安祖述朱学的学者,还有像姜应兼“治易经,多善悟,洞徹程朱之旨”^{[1]卷7};姜应勳“深于易,贯串程传朱子本义”^{[6]卷19},以

朱子的注释来解析易学;毛郁芳“居家恪遵朱子格言”;詹揆吉“晚年潜心理学,洞见程朱阃奥”;黄云五“生平宗朱子正心诚意之学”;郑嵩“尤精易理,抉程朱奥旨为文,自成一家”;姜毓麒“为文遵程朱语类”^{[1]卷7},等等。这些学者秉承朱子学说,在清代遂安地区掀起一股研习理学的热潮,使朱熹理学于此长久不衰。

朱子之学的流行并非局限于淳安与遂安两地,也延伸至严州的其他县邑。建德的赵彦肃曾造朱子之门,习得朱子之学;喻仲可,字可中,严陵人。《宋元学案》将其归为朱熹的门人,得朱熹真传。只不过这两人后来改换门庭,投入陆子门下,崇信陆学。桐庐县的魏新之被学者称为石川先生,他“受业于青溪方蛟峰,得程朱性理之学”;严倡“字君友,子陵三十五世孙,从学汉英贾公”,“贾之学源于朱子”,^{[7]卷11}所以他的学说也是宗奉朱熹的。寿昌县的翁恒吉“以穷理致知、躬行实践为先”,“学者称为正一先生”;洪公述“潜心理学,独穷濂洛关闽之奥”。^{[8]卷8}建德的王衷纯“教授生徒,以敦行立品为先,尤潜心理学,得濂洛关闽之旨”^{[9]卷12}。这些学者的理学思想都渊源于朱熹。

由上可见,朱熹理学在严州有着广泛的流传和深远的影响。此亦可窥以朱熹为开山宗师的新安理学,在徽州境外传播的具体情形。

二、朱熹理学在严州盛行的原因

那么,新安理学开山宗师朱熹的理学思想,何以在严州得到传播并兴盛呢?我们认为,有几个因素值得重视:

首先,地域上的优势是朱熹理学在严州盛行的原因之一。严州与徽州(新安)毗邻,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严州的淳安、遂安、寿昌都曾隶属过新安。据弘治《徽州府志》记载:盖古歙地之在今者为休宁,为婺源,为绩溪,为严州之淳安、遂安。在历史上,新安的治所曾设于始新县(即严州的淳安县),“晋武帝太康元年,……改新都郡曰新安,治始新县,改新定县曰遂安”。严州的寿昌县也曾属新安管辖,“梁武帝普通三年,割吴郡之寿昌来属”,“梁割(寿昌)隶新安郡”^{[2]卷1}。“隋开皇九年,改郡为歙州,改始新曰新安县,又并遂安及梁所割吴郡寿昌未属者皆入新安县,以隶婺州”,直到“仁寿

三年,取婺州之新安,并复立遂安,以隶睦州。于是二县故地迄今不复,今严州淳安、遂安也”^{[10]卷1}。这时,两者才划分成两个不同的行政辖区。“宣和三年,睦寇方腊即平,改歙曰徽,为上州”^{[11]卷1},同年,睦州改为严州。正因为两者在行政区划上有这样交错隶属的关系,所以新安(徽州)与严州两地血缘相连,语言相通,风俗相似。

而淳安原为歙县东乡新定里,遂安为歙县南乡安定里,与徽州更有割不断的联系。因朱熹祖籍在徽州,故严州淳安、遂安等地视朱熹为“乡人”。这种“地缘”的情感因素,使得朱熹的学说更容易在此流传。严州的淳安县为“古歙之东乡,今虽属旁郡,然距新安不二百里”^{[3]卷13}。朱熹曾踏涉于此,“淳固朱子茆憩地也”^{[3]卷10},朱熹在此留下过“青溪时过碧山头,空水澄鲜一色秋。隔断红尘三十里,白云黄叶两悠悠”等诗篇。方志言:“(朱熹)其先出于新安,淳之西境也,先生不忘为新安人,则淳犹乡国。”^{[3]卷13}还有记载称,“朱子产于婺,淳为歙之东乡,去新安不二百里,其后裔分居于淳”^{[3]卷13}。由于“地缘”和“血缘”的关系,朱熹在淳安民众心中更具有亲近感,受到了人们的极度尊崇。淳安建有祠堂、书院等纪念朱熹,并依托书院广泛传播朱子之学。从地方文献记载来看,朱熹的品格仪范、学术成就在淳安地区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力。也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淳安号称“理学名邦”、“文教之盛甲于两浙”^{[6]卷29}。长久以来,淳安当地官员乐施其教,学者乐从其学,百姓乐受其仪。其“风俗之厚,人才之出,挺拔东南”。朱子之学在严州得以代代相传,源远流长,与这种地域联系有密切的关联。

其次,朱熹自身的人格魅力和深厚的学识是其学说在严州广为流传的又一重要因素。朱熹一生“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可谓仕途坎坷。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早在18岁参加“乡贡”考试时,“三篇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视国家要务为己任。入仕后,对朝廷吏治、经济、和战等事,都提出过积极建议,并在官场上不屈权贵,洁身自好,坚守信念,体现了自身的人格魅力。同时他勤于讲学、长于思考、精于著述,以传承传统儒学为己任,在集北宋理学思想大成的基础上,创立了内容博大而又自成体系的“朱子之学”。朱熹的人格魅

力和深厚学识,深受世人的敬重和严州当地民众的景仰。元代,淳安县建有朱文公祠,当时王仪为新建的朱文公祠作记,对朱熹及其学说表达了由衷的敬意:

文公朱夫子当宋乾道、淳熙之间,集关洛诸儒之大成,以兴起斯道为己任。其为学也,自夫无极太极之奥,阴阳五行之运,天叙天秩之纪,万事万物之赜,往来穷通之变,废兴存亡之几,无不究其源而发挥其趣;其为教也,必自夫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入孝出弟之方,以至于穷理、正心、修身,而达之家、国、天下,而极于天地位、万物育,可谓盛矣!而其身不安于朝廷之上,退而与其弟子呻吟讲习,俛焉寓微旨于遗编,殆与孔孟之不遭一揆,可为当时惜也。^{[3]卷13}

至明嘉靖时,因年久废圯,知县姚鸣鸾于故址上重修该祠,并作《新修三祠堂记》。其中记载道:“予惟紫阳夫子集濂洛之大成,续孔孟之正统,注释群经,折衷众论,统宗会元,洙泗以还,一人而已。”^{[1]卷5}也对朱熹给予高度的评价。明隆庆三年(1569年),遂安知县周恪“访先贤遗迹,建书院二十四楹”^{[1]卷5},重建瀛山书院,书院后为祠,用于祭祀朱熹和詹仪之,称为二先生祠。后世许多学者都曾作记或赋诗缅怀这位理学硕儒。将朱熹作为圣贤来崇祀,不仅表示人们对他精神品格的称颂,也说明对其学术思想的认同。祠堂是崇奉、祭祀和纪念朱熹的场所,这些建筑的创建与修葺表明严州士民对朱熹人格精神的一种敬仰,而这种敬仰有助于人们对其学术思想的认同,进而会肩负起研究和推广其学说的责任。朱熹学说在严州得到广泛流传,与严州士民对朱熹及其学说的敬重与敬仰是分不开的。

再次,学术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也是严州朱熹理学盛行的重要原因。据史料记载,严州朱熹理学的传播,包括了书院讲学、家学相承以及师徒相传等多种学术传播方式。书院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一般为学者私人创建和主持。书院最早出现在唐代,北宋时,书院普遍兴起;南宋时,书院有了很大发展,书院制度也正式确立。书院与理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作为学者自由讲学的场所,宋代理学产生后,书院讲学成为理学传播的一条重要的途径。宋代的书院有许多是由理学家创建的,

即使至明清时期,书院渐趋官学化、举业化,理学仍是书院讲学中的重要内容,故书院是理学宣扬与传播的重要阵地。书院讲学是朱熹理学在严州传播和流行的重要方式之一。遂安的瀛山书院是詹仪之与朱熹论道、讲学之所,它成为当时和后世一个十分重要的理学研习场所,在接受过瀛山书院教育的士人学子中,有许多人后来都接受了理学思想,在遂安乃至严州一地形成了一个理学研究群体。瀛山书院成为了严州地区理学宣扬和研究的中心,它影响着不同时期严州理学的发展大势。由于朱熹曾在瀛山书院讲学,故依托瀛山书院所传之理学,主要就是朱子之学。

淳安的石峡书院是另一个朱熹理学的传播场所。作为朱学后续的淳安著名理学家方逢辰讲道于石峡书院,以程朱理学私淑其徒。在逢辰去世后,其弟逢振“嗣主石峡书院讲席,申明蛟峰之学”^{[4]卷82}。其后逢辰弟子汪斗建、逢辰孙方一夔又先后在石峡书院中讲学,宣扬朱熹理学。朱熹曾与吕祖谦在严州的丽泽书院中讲学论道,宣扬其学说,丽泽书院也是朱熹理学的传播阵地。朱熹弟子陈淳于南宋宁宗嘉定九年(1216年)受时任严陵太守的郑之悌邀请,到严州郡庠中讲学,宣讲了著名的《严陵讲义》。严州的士人在聆听陈淳宣讲后,纷纷接受陈氏思想,重入朱子之学一途。这次讲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陆学一度盛行,“此间学者,皆江西之流”的景象,维护了朱熹在严州的学术地位。家学相承、师徒相传也是学术传播的重要方式,通过这种方式的传播,朱熹的理学在严州地区得以衍流不息。如淳安的方镡属朱熹续传,秉持朱氏之学,其子逢辰、逢振恪守庭训,亦主程朱理学。逢辰孙方一夔“幼承家训”,“退隐富山,授徒讲学”^{[6]卷19}。淳安人邵桂士、汪斗建亦为方氏弟子,他们都谨遵师训,坚守朱子学说。遂安的詹仪之为朱熹门人,他是严州地区朱熹理学的重要继承者和传播者。其后世子孙詹铨吉“家世承仪之理学”,传承祖宗学说,詹氏子孙是朱熹理学坚定的信仰者。遂安的郑朝汉“筑伊山精舍,祖称程朱”,其子禹畴“淡于仕进,潜心理学”,“守廷训,讲学青溪,携宪副方蒙猗闻蛟峰绪论”。禹畴子士瑜“恪宗紫阳正派”^{[1]卷7}。祖孙三代皆恪守朱熹理学思想。严州的朱门弟子利用书院自由讲学的场所来宣扬朱熹理学,又通过授徒立说和家学传承来传播和继承朱熹的理学思想。如此导致朱熹

的理学思想在严州一地广为盛行,衍流不息。

总之,朱熹理学在严州广为流传,是由多种因素所致。从中可见朱熹对严州理学的影响十分深远,朱熹的学术思想是严州理学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

三、朱熹对严州理学发展的贡献

朱熹在严州的讲学和朱子之学在严州的广泛传播,促成了严州地区理学流派和理学研习群体的形成。在朱熹个人魅力的影响和严州士人的尽力宣扬下,朱熹理学在严州各地广为流传。严州各地在接受朱熹理学思想长期熏染之后,经历数代传承,形成了以研习朱熹理学为主的理学流派和理学群体。如淳安的方氏一门,学派开创者为朱子续传方镡及其二子逢辰、逢振,门下弟子有方一夔、魏新之、邵桂士、汪斗建等人,此派以“格物为穷理之本,笃行为修己之要”作为学问宗旨,而这一学问宗旨是本于朱熹的。这一理学流派以淳安的石峡书院为基地,传播朱熹理学。该派学者都很重视讲学授徒,后世弟子又能恪守廷训和师说,所以此派思想在严州流传甚久。朱熹弟子陈淳曾于嘉定九年(1216年)在严州郡庠中宣讲著名的《严陵讲义》,严州的诸多士人在聆听他的宣讲后,接受其学说,成为门下弟子。严州的陈门弟子包括郑闻、张应霖、朱右、邵甲、王震等人,陈氏严陵派弟子以朱熹为宗师,奉朱学为正宗。正是在这些严陵派弟子的竭力维护下,“种圣学于一方”^{[4]卷68},才使当地的朱学在与陆学争锋中不分轩輊。明代中后期王阳明的心学思想风靡大江南北,其流风亦延及严州地区。但随着明朝的灭亡,王学渐趋衰微。清初,清廷确立了程朱理学的学术正宗地位,其时“姚江焰已熄,晦翁道亦振”^{[1]卷10},朱子之学重新振作。严州的遂安以瀛山书院为依托,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理学研习群体,他们以研究朱熹理学为主,如郑士瑜“恪宗紫阳正派”,姜应兼“治《易经》多善悟,洞彻程朱之旨”,黄云五“生平宗朱子,为正心诚意之学”,姜毓麒“为文恪遵程朱语类”^{[1]卷7}等。这一理学群体的形成,也说明了朱熹理学思想对严州理学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这些理学流派和理学研习群体的形成,便是在朱熹理学思想长期陶镡和习染下所产生的学术效应。

朱熹对严州理学发展的贡献,还体现在推动了严州“习理”之风的形成。在朱熹的影响下,严州士人热衷于钻研理学,宣传理学,授徒讲学,著书立说,形成了一股浓厚的“习理”之风。这股风潮从宋代到清代,长久不衰。如淳安理学家方逢辰“天禀卓绝,无书不读而会极于周程朱子之学”,他“居官所至以教化为先务,以继往开来为己任,家居讲学授徒常数百人”,又“著有《孝经解》、《易外传》、《尚书释传》、《大学、中庸注释》、《格物入门》诸书”。淳安人胡应玘“讲明性理之学,隐居教授,不求仕进”,“著《理髓》三卷”,“学者宗之”^{[6]卷19}。寿昌人洪黼“精研理学,贯通六经,妙契一中”^{[8]卷8}。遂安人余致中“殫心理学,注《太极图说》”^{[1]卷7}。分水人缪冕“与诸生以理学相勉,邻邑士多从之游”^{[12]卷8}。建德人王纳表“尤潜心理学,日与生徒发明性命宗旨”^{[8]卷8}。特别是淳安、遂安两地,理学极为发达,精研理学者人数众多,理学名儒辈出,号称“理学名邦”。“崇尚理学”之风的形成,也促成了当地文风的日趋兴盛。在“彬彬文风”的影响下,民风亦渐趋淳朴,整个严州形成了“家诗书而户弦诵”,“俗阜人和,内外辑睦”的景象。

当然,朱熹对严州地区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理学思想上,他对严州当地的礼仪制度与风俗习惯等其他方面也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宋代桐庐人方慤“领乡荐,表进《礼记解》于朝”,皇帝诏“颁其书于天下”,“学者宗之”,影响很大。而他

的《礼记解》其实深得朱熹之旨,所以得到朱熹的赞赏。朱熹曾说:“方氏《礼记解》尽有说得好处,不可以其新学而黜之”。此外,严州各地的婚丧嫁娶等风俗礼仪,大多尊《文公家礼》,与徽州本土如出一辙。

总之,朱熹曾以讲学者的身份来到严州,严州的士人学者有幸聆听到这位学识渊博的名儒对理学深奥微妙处的精辟论解,也可以近距离的接受他的谆谆教诲。这种亲身的经历与接触在严州士人心中深深地播下了理学思想的种子。朱熹的理学思想成为维系着严州当地学术文化发展的一条重要的精神纽带,经过长时间的演绎,严州的精神文化积淀着丰富的朱熹理学思想的成分。

参考文献:

- [1] 民国遂安县志[O].民国十九年铅印本.
- [2] 万历严州府志[O].四库全书本.
- [3] 光绪淳安县志[O].清光绪十年刻本.
- [4] 黄宗羲.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5] 万历遂安县志[O].明万历四十年刻本.
- [6] 光绪严州府志[O].清光绪九年增修重刊本.
- [7] 乾隆桐庐县志[O].清乾隆二十一年本.
- [8] 民国寿昌县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 [9] 道光建德县志[O].清道光八年刊本.
- [10] 淳熙新安志[O].宋元方志丛刊本.
- [11] 汪舜民.弘治徽州府志[M].济南:齐鲁书社,1997.
- [12] 光绪分水县志[O].清光绪二十三年刊本.

责任编辑:肖建新